

北  
碕  
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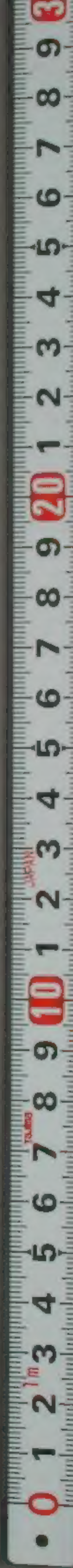
共  
五

九  
之  
十

止

來

20  
1283  
5止





北磻文集卷第九

育王席煖簾跡

零亂收來全身入草見成拈出八面當風休論做處工夫領取  
卷時消息玉樓起粟春歸雲會堂中金鑷開闔誰在夜明簾外  
宣石橋開雪豆語跡

龍藏不能容攝是謂重玄雪堂藥入藏乳峯曾未派通斯為缺典禪者  
之英本儒林之秀副墨之子乃洛誦之孫文采難藏印板打就  
佛迦山幹田跡

插草建精廬徒駭瞿曇氏之迹開田說大義抑觀先百丈之心  
丘園隨分經營道德敢忘耕獵異苗翻茂田中果惟我能知別  
甌炊香鉢裏沙知誰交着

修兄淮南持盃跡

諸方曲木床邊葛藤弗少箇裏死柴頭上火種無多且續光明  
不須狼藉等心分衛何妨直入長淮卒歲忘憂佇看香炊別甌



臨海尼如奉求僧疏覺無象族人

毗耶室內橫機在家菩薩安竭宮中奮辯學佛威儀是真出家  
決定成佛四十年此心如鍊猶在半途刹那間一實成功不妨  
全節

化席簾跡

本自玲瓏却作無邊障礙放教周匝打開自己光明雖然枯木  
霜花自是春風和氣機機相副還它日用功夫面面皆同要見  
歲寒門戶

宇文樞密精嚴請消公疏

肅慙公跨虹霓去衣鉢親傳被道者從象骨來典刑不墜義膽  
忠肝輝天鑑地深禪密行續炤聯芳委寄得人承當無愧恭惟  
英淮山夢斷又移茅舍入深居笠澤春歸只有湖水無行路松  
瘦鶴立雲踈月寒霹靂手藏袖間軒昂氣蟠胸次丹衷貫日  
結皇天后土之知表剎摩霄副老字順孫之託

鍊牛住霧隱疏三首

同法嗣

道北道南自是同工異曲難兄難弟孰非踳龔衝樓四蜀兩翁  
一門雙駿恭惟共建瓴不竭側管徒闕如雲無心等一身於土  
木尊法有体重九鼎於山林長蘆起劫灰之前小朵在屋簷之  
下袖中有東海豈錦衣不榮故鄉屋裏販楊州携紙被便歸方  
丈

時在本寺西堂

右山門

見謝公不住大鴻神交方外識荊州不願萬戶道昇環中判將  
車子橫推不礙機頭番着恭惟共忘懷於衆無媿於心要潑除  
臨濟一宗風清下載未粘着正回二字草沒前除如當來彌勒  
下生時有不待周文而興者豈無它人不如同姓久俟來歸若  
論此事上眉毛早已蹉過

肅府

弗會佛法得黃梅衣蓋未之與抑與之與拍陰涼樹為黃檗兒  
孫不為也非不能也要明宗於度外湏領話於機先恭惟共不  
重已靈匪後人得一千五百善知識邪法難扶四七二三諸祖



師死灰欲燭近龍床角踞驚峯頭八千歲以為春嵩呼祝  
帝九萬風斯在下鵬化為鵬

真相火後建法堂疏禮兄受業

甲乙傳家市草深逾一丈丙丁失職劫燒幾至三禪豈遂無兩  
花新好之吹尚堪聽瓦礫從衡之說白雲為蓋可無位次安排  
頑石點頭自有虛空證據控此情於大施依舊經營揮老泪於  
遺墟斬新建立

化苔跡

栽培不得到海方知撈攘將來望洋而嘆萬錢無下筋處八珍有  
絕交書入五綴孟同一鹹味春浮波面夜潮載月明歸驢在舌  
頭千盞隨香積去

百官渡惟一建藏殿疏

昆盧藏海面面莊嚴大士家風人人具足枕回廊之寂樂開厦

屋之渠渠展茲壯圖補此開典舜并作推輪之響舜并在寺前井中声  
已有先徵支郎詠伐木之詩式觀後効

講合跡僧疏

藏海莊嚴深拍莫非圓頓法源浩渺盪蕩終至滄溟以心為宗  
回頭是岸恭惟某因標見月得兔忘蹄三大部談笑無遺何濡  
滯也百十城刹那便了反太速乎眷此類綱煩公老手文字語  
言之外盡力提持難疑答問之間全機獨脫

義烏縣東江接待疏陳道姑賣田創建

無休歇地寧免奔馳賣藥石田以創接待役它下榻噉眠解腰  
并飯然後擔簦取友負笈尋師大厦終成便是營巢之燕一餐  
必報何殊反哺之烏

離相請光老疏合菓子八道

錯自南來悔鑄六州之缺又隨派去洗空萬馬之群不甘涇渭  
同派何苦草木俱腐某機迅飛電身如槁株笑領言前選佛得



甲科何可當也陸沈衆底有朋來遠方不亦樂乎一念萬年全身半偈力追逸駕又移郊舍深居自撥寒灰暫向人間借路

蒙養正達僧堂疏

梓人畫堵巍然相道之尊圻者操鋸徒爾楊朱之善願施宏太以振摧頽湏知百念灰時不守三条椽下盤根錯節咸歸剪伐之餘凌雨震風盡在幘幘之內

台州請宜老住瑞巖疏

惺惺人去萬牛回首難追莫莫機橫千偈翻瀾未已儀刑龍象眼目人天恭惟某二仲名高百念灰冷捧紫泥而去方快橫翔眷赤城而歸尤知靜勝為法來當酬居士買山住應笑支公看明月憶義眉母復詠謫仙之句下高木入幽谷不妨歌伐木之詩黃岩慶善修塔頂疏

再經回祿萬牛難挽如山獨御蜚廉五鹿易摧其角三百尺規撫之壯八百年輪奐之虧遠目未瞻寸心先折八觔著地是中

發多賢光明一舉冲天向上寫四檀名氏

錢昭文直香火道人求僧疏

現童女身聽宰官身說法居環堵室來方丈室飛花欲為白足之歸未就青銅之選雲霄有路穩騎鶴上揚州雨露無私亟看魚翻禹浪

諸暨牌頭建藏幹田接待疏

八面玲瓏不動中間針子三乘半滿撥開向上機關發明自己霸光來喫家田米鉢立錫無地運斤成風儘教聖凡雲水倒卧橫眠坐看龍天鬼神左出右沒

謝孔目舍緣作道士求疏

刀不利筆不銛弗與蕭曹異道突不黔席不煖未應孔墨殊途欲託黃冠以干青眼蛻九衢之塵土已覺灰心冀一粒之刀圭重看換骨

慧峰建僧堂疏



坐對聖僧折足床無安着處卧看水牯支頭石有轉移時莫言  
一宿來間不似三条椽下選佛青銅萬中驗在堂中賞音青眼  
愛明春生筆下

湧金門外砌路跡

樓秀山翠賦疎影於橫斜路遶牆陰詠甘棠於蔽芾積雨秋淫  
演潦康莊日因輪蹄平高就下可以扶顛歷塊過都咸資履坦  
等心持地布髮掩泥此段難能誰人笑領前者呼後者應時行  
時止於王畿朝而往暮而歸無黨無偏於周道

下竺智仁來僧跡

拙直較遲禮部牒不期而至蹉跎務速福田衣得亦奚為與其  
僥倖圖成爭似難難耐久我作是說殊非誑嚇聞闢汝勿他求  
直下相逢特達

炭頭跡

燒槽拙柴單丁何媿無賓主話萬衆同參欲知槁木春回試待

寒灰豆爆出爐黃獨旋收冷涕垂頭炙手朱門一任諸人進步

請梅屏跡

姓名住持問此心有媿無媿口耳授受揣自己曾明未明直饒  
六反軒騰更俟四花紛委阿師領話老子忘言恭惟其水可投  
針囊非藏穎不立文字孔方兄有絕交書深入山林張乖崖要  
挾鼻末是真精進豈錯承當水國秋高難駐橫空肅錫海山雲  
靜來登踞地狔床少尉同盟全提正令

蘄州東禪幹鐘樓跡

鐘樓出於時表此跡

高着簷樞為我橫陳龔簾重開闌楯役它平接風煙試從複道  
危層直眺岑樓高處客愁千緒斷處白叟洪鐘何許一聲開眼  
黃梁未熟

蘄州東禪幹僧堂跡

東禪乃盧祖傳家之地蓋禪石尚在此

觀水觀山一鉢之恩易報聽風聽雨三椽之地難圖終看九馬  
空群始對聖僧無媿丁寧北秀自今莫惹塵埃問訊木平誰道



不勞斤斧

西菩造五鳳樓挂鐘於西偏建藏於其下跡參寥受  
自昔山川已屬兩公彈壓只今樓觀要看五鳳翱翔幻成京樣  
規撫收復潛川氣象嵐昏翠掃烟歛霏開下容龍藏橫陳上有  
華簾待扣俗子標於門外倚則麾之何人合住其中與之進也  
城東楊相搞再造并修五里塘仁和縣尉為首求跡  
稿名楊相扣子產濟人之心事屬梅仙試相如題柱之手春至  
甘棠夾道秋來潢潦無根咫尺長安淹回半路欲展扶顛之力  
平步青雲要知架險之功橫陳砥柱

南翔遠老幹麥豆莊跡

南山豆稀又見歸田之作崆峒變熟難忘憂國之心勿役有麵  
處提撕須向未芽時薦取一鄺不受二者何先斷大千維摩詰  
神通還它願力盡大地王老師檀越歸我福田自在發生徒勞  
助長

淨土移寺造觀堂跡

避溺於一溪雲外遷後盤庚求友於九品蓮中夢起清泰頃刻  
波之可畏舍樂國以焉歸作而象之誓將去矣惟心攝境就繩  
墨之權輿聞性見前聽對林之宣演

智盧求僧見李知省跡

人惟求舊水必朝宗豈遂忘選僧未了之羞亦自負嫌佛不為  
之勇龍門無宿客懸知速化何難驪頤有玄珠勿謂弗求而得

開夏講跡

師者人之模範厥任非輕學者世之津梁所繫至重德先務學  
吾豈無師矣蠹簡潛心十年燈火白蘋滿櫂幾度風烟直須六  
萬餘言隻字三嚙然後五千餘卷殊途同歸會看名相俱忘始  
信虛空解講南薰入奏無絃不是無聲上士見幾為法元非為座

普光教院山門檀越兩疏黃黃

芳池生葑笑陶靖節顰眉別甌炊香聽支離跡攘臂佛法元非



奇貨金湯可是虛文與君大方同歸為我一聚而已恭惟某擅  
躋寵衝樓之雋掃同經異傳之譏欲解背時之嘲一窮自判弗  
瘳稽古之癖此樂渠央黼黻新功登臨舊學如虎不用則鼠尤  
馬皆空入戶聞其無人先師猶在

射虎秋深飲羽方知是石囊螢夜老披沙盡汰非金破讀從它  
全提自我恭惟某驚鳥之鷄大章著夢曩事先師一仲父二仲  
父今皆北面猶昔人非昔人直饒良選揔知正是玄沙未徹城  
南諸杜被尺五昭回之光天下三支奮九萬控搏之舉

代人持盃買屋跋

地上錢涿方掩鼻過崔烈句中眼活盃沽酒飲陶潛敢辭辛勤  
三十年有此廬安得突兀千萬間見此屋寸金寸土西子西湖  
各開並水樓臺誰念滿城風雨一枝足矣歌歸來出無車數竹  
蕭然賦可使食無肉

梨洲化主跋

諸方羅籠得住肯上梨洲一盤首藉無餘更分香積倘可儀刑  
七佛何妨教化衆生與其令逐客於陪堂錢則吾豈敢局若登  
壠斷而罔市利於汝安乎我固丹心誰開青眼

日者陳氏命子作道士跋

入王屋山無錢鬻牒隱成都市信口談天願豐財有道拙不如  
人雖異傳同經猶懷舐犢相逢求售直欲圖成老子五千言誓  
忘筌於帝上令威一千歲期化鶴於遼東識破話頭何妨注脚

諸山為李臨海昌宋保安眼疾於千眼大悲殿跋

禱尔神祇感通久矣為民父母休戚以之惟杲日之行空掃昏  
花之無蒂借千眼司明之助釐乃先心策三年治劇之勞俾其  
終惠伏願金篦刮膜增罔罔於覆瞳達掌舒光副拳拳之輿頌

黃檗湛愛堂造房舍跋

黃檗歸來滿船載月青山不改半榻眠雲玉川破屋難支金地  
高風欲喪桑榆遲暮風雨飄搖古人之戒三宿無留君子之居



一日必葺直齋蕭條四壁未免求人假饒突兀萬間莫非報德

大雄寺白龍殿幹直廊跡

去季旱魃膠斷港之舟杭傍寺蜿蜒需隨車之雨澤涸轍見重  
甦之喜稿苗起九死之餘更答恩私遺像有嚴於輪奐神非尸  
素安靈無媿於陰晴欠回廊三十間盤飛磴一千尺密雲不雨  
既孚京尹之求三日為霖敢後傳岩之助

杜寺普光幹柴蕩跡

足食足兵京地曾稱武庫無柴無水家風渾似疎山鼓鐘自可  
忘憂樵采尤當軫慮欲栽葑草直從白鳥明邊不礙釣舡橫截  
碧蘆深處豈獨烹飪以奉祭祀亦可樊圃以代垣墻何患日生  
便為歲計

造鐘樓跡鼎老請作

振此洪撞百尺橫陳壯嚴舉斯重寄數尋直上青冥不曰才難  
孰云器小閣浮以聲為佛事必有因緣斧斤以時入山林可無

梁棟財當配法福自開基

普照寺修西方閣殿軒跡

寶閣橫陳樂哉如佛淨土劫灰屢掃巋然如魯靈光支大厦之  
將頽湏真才之起廢爰誅匠石以扣檀門自四十八萬至四十  
八錢滿法藏比丘之本願由千百億化接千百億衆式雁門伯  
仲之芳塵要見異時花內標題便是今日跡中名氏

超果無礙浴院幹前軒跡

無礙浴院前榮未舉脩梁巨量福基後効湏還大施要尔同超  
濁土為渠辦取涼池尺土寸金千金易得一湯二水滴水難消  
雖無位次安排只貴寒溫得所成佛子住行看妙觸宣明舞雩  
詠歸不在春風洙泗

華亭證覺觀堂教院檀越山門兩跡

末派所至濁空清渭何當分齊人所知當仲晏子而已矣渠方  
合耦而助吾竺同途殊歸有可平章毋忘推挽恭惟某淨覺梅



花對下十載掩關永和脩竹寺邊一技容膝自打諸天交道儘  
教諸子揶揄似不能言扣之則應九花開觀作興清泰宗風一  
步到家來問華亭舡子

相群炙手陸梁井底奚為何補承家醉飽墻間未已自守台衡  
計拙放教燕雀風高真箇派通何妨冷落恭惟某寸田可稼丈  
室曾開負循循善誘之空扣止止不譚之要柯橋水逆笑射羿  
之逢蒙谷水秋深豈鳩人之赤子買山且置擇地徒勞判一生  
硬兩脚跟跨諸方出幾頭地

延慶觀堂翻蓋跡

直明生死欲空冀北之群橫絕娑婆大勝終南之巫惟此觀堂  
之設示人淨土之津一花題名五濁離垢矧劫火洞然而不壞  
恐梅霖霑露而難支滲漏不除悱惓何託鴛鴦翼翼可無望於  
同盟之人荷芰酣酣結有緣於未歸之客

陳寺修圓通閣跡

處處普門迷隔弱水三萬里巍巍重閣何必崑臺十二層是雖  
土木之成寧免陰霾之蠹蠹須再振成則中興豈敢擅千金獨  
創之榮要當致萬福攸同之助三熏海水式嚴檀施之家百轉  
宮鶯同入圓通之境

淨慈冬節跡

兜率荔枝中老素三種毒瀆昌橘子欠韋郎一夜霜驗人只這  
些兒笑我知它幾許冬年解結自非舍富從貧南北東西誰解  
生心受施

智門能老開堂跡

表海大邦杳杳蓬瀛有路住山本色明明刀斧無痕陽春不是  
無聲霽月豈曾諧俗恭惟某名晞盧老墨孟龜衲猶存跼蹐智  
門荷葉蓮花使用先師意旨未夢見在諸佛法印可得聞乎試  
露鋒鋷要知源委蒿呼祝帝八千歲以為春鵬舉摩天九萬風  
斯在下



昭靈淨土池源

我空欲去明宜北岩之紅聽鳥林猿虎託西之鶴鳴尋常之  
機機開丈六之靈龜而信明直事則有成有立惟心自性人皆  
無欠無餘欲斷矣立必尋涼覺由初願至四十八願佛不虛言  
捐一錢至百千萬錢君止於此

妙湛月岩中開堂疏二

向來擊小彈偏揭單傳第一義譬吳尊王賊伯尚六藝黜百家  
求懷先物之難妻見續弦之斷恭惟焚諸天經合群祐景從四  
明百草頭邊會其有極落九淵之下亦與之俱學妙屠龍機  
深陷虎偏虛惹帳不須賦北山移休打葛藤佇看行摩竭令

寄居跡

大靈無口誰翻四辯之瀾頑石何心自領重玄之旨至若牆壁  
瓦礫洞然見開覺知凡我簪纓式此龍象恭惟某家有哲匠心  
冥正傳會於聞題知歸肯向說中取辯務到不疑方酬半偈雖

曾小試未稱全提雷欲驚春潮仍吼月非男女等相不須問諸  
中人碎佛祖玄關便豁開頂門眼

碧雲建歲疏

連摩耶歲要看八面玲瓏變竭龍宮未見層層峭時事竟成於  
有志疎因得於無心坐令海嶽旋時盡在機輪活剎日暮碧雲  
合鉅雲轉種德之四雨來時竹鳥題竹俟龍之客

正海爭 嗽潮道場不應作貢院遭別駕駁使求僧  
以償其勞

帝先帝在天之靈伏節死義惟空王入室之子荷法忌身珠中  
掌影分明柱後惠文寬太闊不勝月曜金覆而不遵與潮吞舟  
雖網罟而弗漏其矣割丈之慘徒斬春風懷哉圓頂之逢廣沾  
德澤

心老住道場疏

黃葉之時一葉有托廊廟中青錢之選十日無私泥登



挺道之聲異焉扶搖之御重增七鼎喜甘三山共惟其從道場  
來者佛子住京被聲前不死之靈休極經云靈微無聞知音猶  
在玉掃百發方屬半提臂轉一機何妨金壁西湖乘興有如雲  
堂居士留石塔即北到揮毫大似太原上座勘石門句

淨覺法師齋忌疏

淨覺與其師四明法智辨論不合遂歸天竺慈雲藏  
主後人目之曰山外宗

吳傳同經等述一王之法家雞野鷲咸歸入法之書雖統有宗  
會和元意可流通必青於藍寒於水方堪付託受斤有所殺針  
不疑毫釐少差腹背大敵金石玄中逸響登蹄紙上陳言脫穎  
難藏當仁不遜智齊范滂則師咸率德拔經肯綮則日無全牛  
仰事激揚俯從振厲以呪以詛辭既出斯門載馳載馳未知  
鹿死誰手且伏願山無外界勝幡樹十丈之紅水有回淵孤  
樵反九池之碧

下竺修造疏

殿古雲深齋靈山閣翬翬天迫九花芳沼為隣此外皆樛差招  
脫之餘於是乎雨震風凌之甚礎難勝任未聞燒柱之箴梁昧  
持危有待探紅之手行將壓象坐抵怒然思建不曰惟艱頤  
田循尚安敢肆三檀應無住相兩瞞不盡恩波矧王舍城乃古  
佛國春風吹入北門來梵刹重新何莫由斯道也

拜郊臺天真院普賢聖佛疏

玉象回頭在法界中古鏡重磨出人意表鮮明如爛銀闌象設  
如七金山江月洗空亦是塵囂之蹟樓鐘迴響時聞梵放之聲  
城南尺五雲霽花藏三千幢剎大功德海大富貴人只有歸休  
更無擬議生心受施敢貽居士之譏住相生天莫負如來之期

小白花橋疏

雄踞中流玉皇山曾度六書龍柱綉衣使者重來西溱南之



乘興快雲霄之得此北石如擲投其已梁浦之萬家飛梁閣雲  
為儀鳳甘棠之伯仲此費實重小才司功役百年皇祐之規撫  
增一曲頌之壯觀看前使之曉時未嘗何能若遵路之坦夷  
其直如矢

老住報恩頌

睡虎眼開曉色推曉不驚影動還自回旋是誠彰教兒孫執權  
卅山文彩素冠冕萬指望跡百非等特與與源付與緒餘土  
宜有口挂壁早嫌葛藤無心出山已成途轍和作鄧中佛事式  
尉同盟撥開皮外塵機掃空邪說

婁公漬中興接待疏

古婁公漬得化城基藏雖八面玲瓏缺殘衆相地乃千年常住  
緣募三檀畢命為期亟圖接續餘生未泯便欲圓成祇陀天子  
開給孤獨園却為前佛後佛舍妙眼善女崇敬演源世生  
天王人王家試聽八九十老僧之言必享百二十長年之壽

常熟道友悟經得舍利無數榜

融不在魚在執紙上語昔悟非待火待忘言外詮時本自清涼  
何曾執燭珠回玉轉輪復貫無遺露濕嵐昏一暴十寒殊其  
歸諸藏藏白不能說藏諸身身在則有餘第二我問五福聚  
佛法不怕爛却死灰不復然乎弗於身觀上聞經安能火燭裏  
說法墻壁有耳分明於此知歸舍利無損畢竟從何流出

烏青鎮廣福火後修造榜

炎炎三毒競起無明落落千間遠成烏有可惜千年常住適遭  
所末相因穿壯架明不激不發危會驚喧兩鎮劫燒幾至三禪  
五石俱焚鬼神中劫殘瓦礫重布準繩豈憚辛勤有此廬行  
看突兀見此屋上所得大木莫非佛刹重光太子布黃金便是  
法輪再轉

長安明見修造榜

逃虛空時微音足音之響過長安市通知日馭之高弗超火宅



炎丘誰識涼池芳梵殿古將什闍今欲黃懷哉一木難支偶爾  
四緣俱順幻出九化幢刹宏開百尺簷樓複道行雲落日懸鼓  
佛無高下莊嚴萬德皆同土有西南淨穢兩途相遠長玩壺中  
日月盡收劫外風煙史上一層下移寸步高閣大第毋求住相  
生天林樹水禽等是無情說法

南郊收造化性

鶴南翔去幾時華表重還鶴北飛來指日祇園側布寺占蒲梁之地  
浦停情望之接風胡經幢蓮開品觀六萬字誦芬葩得半千僧  
同梵音聲未集歲功先了日課開梵天之壽域為王者之福田  
佛放光明瞻之在前忽然在後法城峻峙壞者既安護者亦空  
徒欲捕風還如繫影盡大地是王老師檀越託萬間取上方  
皆維摩詰神通香酬萬指虛空有盡一鉢長歌實際無私百  
堵皆作

龍華寺火後修造榜

雲蟾樓觀天開三會風煙水鳥樹林地接九花池沼藏氏五王  
舊德皇家萬樞不圖巍赫星居蕭洒半千之眾鑿堂塔在流通  
四十餘年司烜氏玉石俱焚古寺基乾坤獨露殿宇衆法次第  
重修嚙撞鐘伐鼓之時欠展鉢開單之地要見百世楷模六種  
成就還它一堂冷澹千古分明大富貴人盡是王老師檀越小  
聲聞眾維摩詰神通天道好還老胡有望

保都寺重開大慈語錄疏

禪湧瀾湖尚想衡陽漳曲雲開天霽式符江漢歸心然指一十  
有七年信口八萬四千偈入天龍象在則人亡則書草木芝蘭  
出乎類拔乎萃奎文寵錫海藏珍收雖非魯壁之藏甚於秦火  
之酷欲哀衆施盡與重刊掃古今螢燭之微還皎索曙餘之照  
遺音猶在夢覺須逢如金聲玉振無遺免不說果行又作

祥雲堂住天章疏

東晉高風遠矣南齊肅穆後人表剎遂成蓮社清游典刊懷古



衣冠象座今最席與選掄者皆奇偉人其入峭峻全提淹回  
半座雖云借路是亦明宗便當提出橫豎未有長行不住佛法  
扶顛之際春秋責備之時水迷河洲之分如何者眼烏藐雄  
之辨只合忘言莫論三種住持要見一門超出

邱老住天童州府山門諸山三疏

有法付國王大目金湯惟固無法付空王真子衣鉢親傳斯文  
欲並皇明王度敢忘陰翊其人身藏北斗口吸西江騰公三代  
後跨電衙樓肯堂一著先摩頂放踵康莊失步指陳自己珍琦  
死水觀瀾又屬它家風月與其輦轂以若山林指碧巖右玲瓏  
達四聰於丹宸觀黃河水清源導萬江於銀漢方洲有疏

會佛法人何帝稻麻竹葦無陰陽地不關水旱豐凶幾箇知歸  
其誰踏著某人浮華消盡真質獨存一點無餘十年起廢春去桃  
花片片綠繞庭除不關月觀沈沈翠磨星漢事謂平常是道安  
知坐充平常自憐計較俱非不解巧生計較出乎其類少尉同

盟豈無它人願觀盛作右諸疏

名徹前朝得松巖之奎畫道衆中貴服猶盼之金欄道人分上  
安用多廢明眼人前不直一笑某人勅住天竺勅歸天童靜退  
於漸近暮晚光消路道逢如清道者龍更光華攬谷成陰睦州  
北板佛燈初後佛燈印又聯芳事法界中事法門當再振

修造疏

住處不支唯修之尸素傍觀者西見後進之因循適當承乏  
之秋安其中心之素門庭大敞囊橐無錫想翼之之脩廊悲涼  
故老蒼沈之之古懷仰空王兩典猶多成功尚遠需以布黃  
金之手於欽問之時意在鉤頭春生筆下

蘇公鼎居寺修造疏

蘇公寺寺門掩斜陽西子湖春堤橫綠水楊柳芙蓉富貴梅檀  
唐荀湯涼屋瓦推和舊不氣寔因陋何妨就簡惟新豈易圖成統  
觀每翻詩可與柱石重振棟梁欲堅大福德人收大福德人



受用明因果者壽明因果者承當此而繞行施心便廣

四眾塔疏

湘南潭地層落之影團之天上人間峭絕之孤迥之雖示兩雄分座何如四眾同歸一路涅槃千年矩范腐歲朽幣有蒼中不死人聖屋朱門賞絃外無聲意留十方常住之地駐一原不老之春壽君壽親利彼利此

西谿接待建華嚴閣疏

太上雲開地寧康不為安閑前長安可無接待庫院脩廊未建廣堂傑閣方營不知法界無邊豈信雲霄有路朝往西天莫歸東土何日到家南詢諸友北謁文殊一生成佛盡是華嚴富貴孰非藏海莊嚴法之圓成人之具足

東陽雙魚接待疏

騷人著語好風千里次來謝靈運在京山思那登清曉一時逃匿天巧無從自猷地靈遇物斯彰起乾沒之謝靈運在京山思那登清曉一時逃匿

德化宮儒館鐘鼓試看止息化城孰若詠歸沂水創物惟智果入口財堂萌生秋掃大暑去酷吏山有飛瀑如白雪停食

同絕唱雖高同聲必應

延慶修造木解疏

四明道場蕩而復振一乘法味既而不窮自寸椽尺瓦重新幻像閣崇樓如舊菴虧藏六義欠函三缺典猶多全功未既上方有世界化菩薩無路搏香願土惟泥東海若隨潮退舍先資糧

吹加行始一實終成山扣富貴人看鄉里回

致道觀制觀化朝真法服疏

信在躬沼注頻繁可為達心外文章滿散矣為欲振殊儀九崇內照不脫走塵之徒難觀家陽更清汗之帶未敢延真取必辦盛服其如空囊只有求人別無出着香風疊雪輕低家舊賜之餘垂佩采香昌桂窟龜琴之報

吳江聖壽修造疏



三江既入松江如畫國中萬壽無疆聖壽絕艮外起於石晉  
保布金園劫灰再掃無遺天道好還可俟堂無周屋久興之  
駕黃鐘未上樓臺銘之鯨吼其它鱗涌以次補苴吾人樂於  
有餘君子自求多福人惟壽在舊事不避難祝大哉堯南極春秋  
謝壯哉縣太丘風化

華亭普照寺重修疏

莊容自解注不竭之涪涪泉浴千僧盡將來之垢濁未建瓴於  
溫室已晚體入汗膚楚言刈於錯薪費特高於丹桂獨無焦腫  
會有福字直從芳草連天遠至萍蕪盡處壽招八荒之蚊妙偶  
宜明福開萬頃之田請庶清淨

證覺買地建延壽堂疏

初上方為老病老病未安厥居歌一鉢飽齋幾幾微末實其腹  
旋欲經營餘地永為種植良圖顧朝墓莫堃之缺如恨尺土寸  
金之難致革東鄉望蘭之地掃去腥膻騰西方菰舊之芳同歸

清淨

梅里勝法起三門修造疏

皇皇西邁春風吹散天香翼集為庵夜月隨行道影梅里一方  
勝種檀林四眾禪栴風雨飄搖梁柱頽圯欲振尊卑次序別開  
壯觀明庭正人心以致其散凡夷涼之老屋擬輪奐於新規  
淮海貴人出沒靈山之囑以補野初遠扶小刹之顛

崇德普寧接待疏

官廳暑土思待廟之入雪時寒山之樵不斷而  
袞袞方來千歲幢幢清冷息更業難養宜並  
亭可臨津閣十年遠作九夏茶在供清為飲涼於滴  
滴醍醐通者不忘歸失彼區區逆旅不勞三宿擬報一時普  
有志酬恩入自其誰有

慈日僧堂疏

惟類是屋何以安單敬閱樞密若為掛鉢一木難撐不得千金



改作尤難要見一堂冷澹千古不明還定一日世規無六種殊勝  
載觀出著只合求人豈無王常侍與臨濟同遊亦有未無盡為  
永安撰記

影收法堂上梁文

法道隆替在乎其人土木壞成壞之於數頌行藏之由是在營  
建以何如細為備大為求其長而已矣斤者斲刀者削害缺  
技而庸之成述盡力之苛抑免乎才之謬此則老子雖也無早  
在猶可敬信開百福之田壽拓八荒之域不求侈靡以取譏嘲  
人其人庸其庸而愈之強為辯也尔為我為我為我初何  
傷乎願聞堂下之言以悟雪中之立綱須高挂得君九地之  
聖樂欲橫飛拍匠氏一時之巧 兒郎偉地梁上梁上梁上  
空濛霜鍾敲月四僧定人在煙蘿幾幾重地梁上梁上梁上  
鞭撻沾沐九天新雨露參差灑影交參地梁上梁上梁上  
健翥千載子安呼不起來依舊懷隱淪地梁上梁上梁上

不得長刀短笠斬荆榛留取梅花伴磨箇地梁上梁上梁上  
毋愧自是丁山壓眾峯一泉一石皆宏放地梁上梁上梁上  
石鐫張公名字至今存清清不改消炎夏 上梁之後伏願人  
安里杜米熟家田恢耀梵而鼓行贊唐虞而陰翊衣傳止六代  
已分北秀南飯我獨有二天得依龔遂黃霸

大梅護聖僧堂上梁文

絕頂有天苑與壺中不別深居無說誤從席上虛傳眾舍磨箇  
之其衣做梵荷之製梁公長老來踞此座不負大梅住山無刀  
斧更談玄有虛空只斷輪自若血指紛然掄材而為棟梁挂椽  
以立風雨一堂冷澹道南派別清流千尺婆婆濟北涼生大尉  
質實無雀度單象龍彈指聲飛何必拍將軍之廣願梁上梁上  
泊然內史之灰欲相脩梁要歌善頌 兒郎偉地梁上梁上梁上  
日上空濛晴卷煙霏橫獨秀光搖寒碧沕群龍 地梁上梁上  
瞰諸峯鎖翠嵐秋攬千林吹桂子影高群木綻優曇地梁上梁上



牛鳴地兩招提山噓曉聲鐘斷續烟消晚翠玉光老地梁風  
滿天香浮氤裊佳士能來似有期俗駕自回安用勒地梁  
鷄在陰飛逆響重層仙與秋雲平觀史夜摩無此樣地梁  
整針斜掛萬尾要知身是太平僧善頌不妨歌至化上梁之  
後伏願雲歸靈窟門掩孤翠松花有餘聽松風此山老梅子當  
熟問梅仙何日歸捲百衲於三椽選一隣於衆角

育王姚氏子累侍奉母主僧宗印堦其廬利州定哀  
金新之上梁文

仇餉既饌貪殘自斃嗟來可食禮義誰明其愚魯有餘困窮無  
告執節可曾知味韻羹安異封侯變從顏子墨埃既建杜陵郊  
屋墜郊覆巢之酷震駭隣人牽衣頓足之哀怨咨行旅青山不  
老感棄麻燕雀生成黃粟難賒嗟兄弟妻子離散眼空環堵心  
折分羹經之營之不日成之衆輕易舉至矣盡矣不可加矣此  
恨難平方自貽草創之羞矣梁竈苟安之計先事後食從今忍

渴於盜泉係閣重樓自古閱人如傳舍凡郎偉抱梁  
茆茨枕鄮峯誤燕歸來尋古壘牛歌罷撫長松地梁  
草蕪接大涵霧雨漲空無趣直曉來依舊色如藍地梁  
菊含擁踈籬淺深野草空綠初無莫開花自滿枝地梁  
老舞空翠滴不隨桃李嫁春風可是春風無氣力地梁  
浮圓涵萬象為問劉郎安在哉一聲清磬深雲響地梁  
數椽如大厦為誰華故為誰新山中千古成佳話上梁之後  
伏願春回玉帳光透金蟾應虎豹於山林致鳳麟於郊藪洛陽  
都正正須綾襖橫陳寒士俱歡不啻五鼎獨破

華亭楊太浦朱寺法堂上梁文

楊木陰陰入在輞川上清雲青嶺清泰城中巖露天藏  
幻成雲積檀越其孤就通生知無量佛盡鉢衣結習洗  
空統禱只帶精舍不帶世法重開法海堂招延三觀法檀  
度聽經之浮圖其清湧出法身之宮殿何許飛來刀斧無痕林



泉增氣意帳空兮夜轉光當機雲二仲之青濤水盡而寒潭清  
即持遠千江之月一堂冷海萬象證明湖澤雜善須洋洋行  
有履劍氣與過穹蒼萬劫盡屬釣魚華觀欲成脩梁爰舉  
傳拋梁江源萬折繞吳松長松法華新道者冥冥千仞波孤  
鴻拋梁南翔老遠是同能一室後夜有明月更復與誰相對  
碑斷此有萬劫盡屬釣魚華觀欲成脩梁爰舉  
消駕九碧參差拋梁莊嚴面西背東時其非胸次有想擬此  
段風光想乳沒拋梁雲垂平野時自化來角雖多貴一龍  
放有聲山蒼翠拋梁桃李無言時自化來角雖多貴一龍  
子騰騰空萬馬上梁之後伏願步武龍象雲龍魚白石點  
頭黃金布地梅熟許同朱老與覺林泉四事之饒山高豈礙白  
雲飛看寶主一時之盛

碧雲殿上梁文

又合歲歲皮經擬海伯官之輪奐極發機道神

根源曩聞十二部所詮指歸遂得八十卷重玄喚出記所見者  
作而象之以境攝心與人為善北磻豕貧也非病剛而用柔  
沒背井而罔功墜廢畦而弗獲寸才如玉斲小貽工師之羞尺  
堵畫宮用大笑夫子之拙所住之刹斗大所臻之雲鼎來茹苦  
分甘共作同息幻成四朶跨出叢霄月車日馭東湧西沉牛鬼  
蛇神左出右沒啞乃閣蜚樓迥燕雀風高脊茲地轉天旋鯉鵬  
路闊三轉法輪如舊萬年玉曆惟新舉爾脩梁聽吾善頌  
兒郎偉拋梁碧雲峯對紫雲峯冉冉碧雲歌日暮紫雲峯下  
聽疎鐘拋梁種種移僧老雪毵毵却憶閩山生處樂驚猿空守  
絳蘿龍拋梁江田秋稼與雲齊未必侏儒肯飽死只令臣朔  
一人飢拋梁平地獨山無草木名天生境確不中樵如何容  
得牛羊牧拋梁雲際何年埋石像舉頭雲歛建招提祇陀太  
子金園樣拋梁禁鞋朱離隨俗化自是陽春調絕攀可但只  
今人和寡上梁之後伏願帶經成俗佩犢變風鶴鶴在原視



弟有愛兄之道虎豹遠跡耻人懷食子之心緊崇佛乘陰翊王  
度式全父愛陞袁彥道之呼盧庶答母慈嘉穎封人之錫類

有子大生即使自壽母不能救

### 下天竺造僧堂上梁文

靈隱前天竺後三千刹外風烟西湖上畫圖中尺五天邊雨露  
旁開仁壽幻出莊嚴性具為宗法門有議兩雄孰先孰後聽法  
華經二教載沉載浮寓東海若住山某人行輪碾霧或香逆風  
萬拍影從四花雨集追惟故事半座穆如清風來歸舊山一會  
儼然霸驚既滿戶外之屨頗隘堂中之單欲旃檀簷匐成林以  
枯木留香為式旁搜柱石出深山大澤之耆髦聊布準繩付盡  
聖勤輪之妙密 拋梁 一川風物在壺中砌下水明深湛染  
樹頭雲濕小玲瓏拋梁 上中下竺寺分三四山如畫開屏翠  
中有青青小蔚藍拋梁 山高孤塔與雲齊層層落落琉璃殿  
咫尺輩霄路可梯拋梁 一齋寒碧諸明王放開三板雪虹飛

疑是飛廉翻地軸拋梁 觀史夜摩無此樣萬竅無風籟奔虛  
隱隱薄雲聞梵放拋梁 陰陰壽木藤蘿挂近寺時聞鐘磬聲  
莫隨風雨飛遙夜 上梁巡後伏願一單如倚岡陵百祿長於  
箕翼崇功報德嘯月眠雲得覺道成同結內宮之社使  
聖人壽祝如華封之人

### 丘運使後堂上梁文

昌黎獨步辛勤三十年有此廬浣花何時突兀千萬間見此屋  
若本支餘慶共承先緒幽光整頓丘園園樂長幼其官心涵  
江月鬢老淮雲三遷就荒夢想歸來之詠四郊多壘敢忘蜚輓  
之勞揀盡寒枝莫如喬木龜筮叶吉祖宗妥靈凡曰同盟之人  
共存諸父之國安昌耆老尚堪弟子趨隅太傅欲歸文見君王  
前席拋梁 薛匠輪輿欲奏功故侯新築生和氣稚耄喧呼賀  
燕同拋梁 湖光雲影兩相參六月涼生清晝求荷花落日正  
紅酣拋梁 門開深窈止輪蹄古藤細柳成行列時有子規來



上啼拋梁詩催詩急雨油雲黑壁碎珠零在筆端四座喧譁  
醉墨拋梁詩鴛鴦掃除雲物障八面玲瓏一鏡中主人肯次同  
昭曠拋梁詩莫論少室山人價古家姓裏聖人名無道桓丈  
之事者

伏願上梁之後紅塵擾擾明月塵塵始知弓末嘗三益信珠元  
不去舊巢燕子喜歸從百姓家初日寒烏弗須占丈人屋

### 慧日僧堂上梁文

門如市心如水喧寂惟人山有玉淵有珠秀整超俗此大蘭若  
如小祇園自跨虎野哉僧來相攸壯哉縣一堂欽側十載經營  
今茲策勛老我袖手北磻老子閱世欲稿與雲俱遲絕憐買  
沃洲山大似捷終南徑究此生無生學畢命為期絕諸方孔方  
交於吾何有至若土木興建與夫金碧莊嚴力非不能智弗可  
強誦永安僧堂記為平生座右銘咨爾後人遵予明訓式陳善  
頌以相脩梁兒郎倬拋梁詩扶桑初日上龍慈霞明高下叢霄

碧光透東西兩鏡紅兒郎倬拋梁詩童子南詢五十三從去  
後無消息懶聽行人說徧叅兒郎倬拋梁詩水通清泰九花池  
定雷靜杜人心別告戒丁寧不變移兒郎倬拋梁詩舊井依稀  
言子宅千古弦歌在武城鄉邑至今為軌格兒郎倬拋梁詩太  
平無象天垂象善夜報計泉官江東諸葛尤宏放兒郎倬拋  
梁詩南島景言誰並駕小戴經從大戴傳不察不苛民自化  
上梁之後伏願利蕪百衲德懋四檀食於斯息於斯勿云當得  
遷於是悟於是切莫它求如是則廣居正位汝尚堪任不然則  
夙負昔因人誰與代

### 謝州府啓

多種蓮花邀淵明詩肅肅清風月與河共澄良既友於白眉亦失  
防於散象詩分涇渭猶推蘭道遠未直於麻中枳已蕃於江北  
問薄紅有瓜葛之亂勇詩擢羊不識拋詩示鶴鶴之書動輒詩臂  
是至親者况他人哉生知本地之風死媿延陵之鬼勸之或不



足道沮之亦笑以為極得環中環去極遠在門外門開車以  
假為深夜之談真成正置之獲私衷蓋面公服趨階鏡虛而妍  
愧分勢迫而情見本心自喪時江上之遊勞家禮外揚謂  
牆有茨之可掃將槁木死灰之士誰以曉風殘月之謂自貽  
帷薄之羞計出閭闔之下茲蓋伏罪未官矣月露水止沙明  
照無毫髮之遺待貧有米之憂躋以席前日為何如  
雲冷狴牢嗟鄉來未始見昭用儒之速劫盡得亡之歡心至於  
山林采若葑菲其日老一日時非曩時抱湘瑟倚齊門則已絕  
金龜先生歌梁甫尚復悠然翼長在春風和氣中當不啻錦里  
江塵外知雖有素託千指之幘懷惠豈無終安一枝之風雨

北磻文集卷第九

北磻文集卷第十

酒僊祠銘

竺仙氏家法嚴於行師善世守者全鋒不足攻也酒亂德謹為  
之防綴敗禮固為之閑踰防閑有律智者過則改眎覆轍其焚  
酒而上之成佛子住友是蟲臂鼠肝聽其所如吳僧遇賢則  
其是曰酒亂德吾所以封德自縊敗禮吾所以成禮綴是適酒  
是者雖酣醪有常度始人惡之少則疑之則敬臥而稱酒僊飲  
之必旨且多諧謔風生鮮克與其飲或謂東方曼倩下是過信  
脚行口道左規右矩旬銀月鍊者未必然也吾淨乎不喜清  
素與其故曰無酒年八十八笑譚與眾談於所居之明覺了了  
生死之際祥符五年正月十五日也其詩滿三天稚子抵掌歌  
之謂片酒仙不誤仙姓林生如鶴一其洲幼失水至嘉興遇  
從郡之永安司馬為比丘五十九遊杭之龍興球公後二百  
有三載余始識仙象訪遺事於寺僧惟一得皇祐六年濟陽丁



倪記淮西張侍郎重述於淳熙九年一以為未也需公銘述者  
四三碎碗而氣益和為之銘銘曰清儒前醉逸解人中英鈔中  
仙仙上人易幾得誰同盟林酒仙仙仙仙仙仙仙仙仙仙仙  
然徒可歌言可傳谷可變陵可守不崩林不腐

### 梵蓬居塔銘

釋梵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  
縣之石門門門門門門門門門門門門門門門門門門門門門  
三年習經懷十二刺落貝貝貝貝貝貝貝貝貝貝貝貝貝貝貝  
為壽八十九為子孝臨事敬謹身節用脫略世故若子謂其可  
考無姬學性具宗旨於天竺如虎子學詩於庾士陸永仲時東  
越律師之秀曰廬曰持伯仲也廬口不輟佛名少暇對人語持  
有詩名左藏雪雲憲云忍淚忍僧持者也於鄉異姓兄弟後皆  
先逝孫空覺奉鄉如鄉奉母之葬蓬中後十七年即歸索鄉詩  
集其銘乃以友上方持翁書之

之序以其先大參政有雅故謂其詩似唐諸三孫李長吉讀其  
詩者當不言而與又嘗演唱於湖之開元智者應侍郎曾文清  
逮遴選銘曰壽冠五福鄉八十九孝先百行鄉使母壽母子俱  
壽天其與之雪月風煙一昌於詩儼東西隣樹梅水仙自食芳  
鮮自寫幽妍歡娛母慈而送其死母死不忘以其有子我不識  
卿聞卿於銘遺事可銘幽光發潛

### 金山蓬山聰禪師塔銘

寶慶元年三月十四金山龍游禪寺住山人以龍留五日奉全  
身葬於洪信松山菴名水聰字自開蓬山其偶紹興辛巳七月  
十八生於杭之於清徐氏八歲剃髮受具服紫伽梨為縣東資  
聖寺僧行居後還家學授五經十五從父游徑山別峯禪辨菴  
拔白父曰人天龍象也願學焉別峯器之至育王天童出菴  
密菴全盛時婆娑兩翁間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既壯掌肯堂之  
記於薦後游聞越江東西湖南北九繼白名流反復博約雖



好學務勝惡聲相加必難容婉辭盡底蘊乃已嘗語人曰佛祖  
正印廢任重今也奇貨盡如蠅辯而失宗室而掖醒汎而多  
改耗而拍津豈無望於捷驢摸鰲者倚角而宴其種落耕稼於  
台之淨慧開法於光孝一香供我峯記初友也徙建康保寧將  
山南移金山在保寧時府憲守集甚急師與幕府諸公議論  
其才異時虜入濠滁略奪黃悉如所料劉潛夫贈詩有聊  
老才堪將之句往往歷歷以識字議已報笑曰固犯是不  
死無長物年六十五蠟五十九度弟子四十餘銘曰語而明默  
而冥語而忽冥默而忽明語默之不知昭昭乎無遁形樊然萬  
藤我獨不能怒然如瘖我獨苦心疲精竭志我愚益肆偽飾外  
修我則反求或聚族而謀曰倭壬臙腫懷死詎詭罔人欺世千  
礪萬指有一於此聯臂引類反是則痛誣力非廩乎人可罔耶  
世果可欺曰罔曰欺端間餒而蓬山寒寒忍死不為是故北澗  
銘而載之

天童山息菴禪師塔銘

公名達觀號息菴葵之義烏趙氏子高曾皆衣冠年十二喜佛  
書勇舍世俗家父母成其志受業於縣之法惠寺僧正覺欲起  
大方九鼎望利養非本色衲子往處往往過門輒掉頭若正因  
保社窮鄉遐徼越嶺海犯霜露跣足糗糧尋訪不憚遠參應菴  
於天童見無菴於道場後於天封水菴室中明得二老垂手處  
瓣香為水菴前出水菴前橫嶽峻峭為衲子一閑徑往扣  
之一語不浪下破的的般若用齊山據育王席端氣蓋諸方有  
從上瓜牙密學所繫公少振首一語一義反復傳約必盡底蘊  
侃侃不相下至於長城得客佛照一語不契即去至龍翔栢堂  
居第一座以自號者偉栢堂知人開法嚴之禪岩閱四五刹晚  
自金山被 旨靈隱坐四夏用木覺故事上告老之請歸  
天童又六夏而蛻嘉定五年七月二十七日也蠟五十壽七十  
五齡留七日奉全身塔於玲瓏岩下得其傳者守中從禮者尤



十七人永澄永隆猶子也先生逝大事實證當之機用播叢林  
具眼者因言得人而印心泐然一亡而忘其所為言則此罕觀  
波可以銘可以不銘銘曰佛智家嗣因悟後之跨靈水臺嘔奇  
不則不足與有為水臺勝幢隻手可支鼎力在腕危而不持不  
則不足與有為為之為中下問知然則飾猶之盍觀墨之衣  
功重孰輕哉

石鼓既得銘於佛書待言郎官高公似孫重逸抱銘泣於余曰

先師既剝諸方不小貸所嚴者予一人耳盍一言為之發先師  
罔繫此山者甚至子所見也敢再拜而申之開禧末蝗蔽天赤  
地連阡陌列剝謝遣客比丘主者心印佛衆自用不推消息盈  
虛搏節而權其變撞鐘伐鼓延接方來如平居無事時寺亦饒  
於為倚城社冒口師存歿而有之是時高峯之鬼能禍福人人  
嘉神休莫敢不至寺則自安矣

深禪正修湯不復理以蟻蟲飽適為龍象蹴踏本色衲子掩鼻  
而過之居無何厭足心生去而之它先師來自乳竇喟然曰昔  
問道於是佛海佛照故家遺俗猶有存者今掃土矣遂收餘衆  
因陋就簡計者支漏者苴尤無良者則去諸尊者艾禮賢又寬  
昔細謹程度懷同志之士稍刷前日因仍之耻而舊貫漸復則  
又曰僧昔弗祖所自出今也貨殖賢不肖無禁乃博訪檀施爰  
諏爰度選能誦法華楞嚴圓覺洎馬鳴肇師言者謂之合格而  
得度莫昌厥善類然則日暮途遠盡瘁而止矣銘則缺書余聞  
而哀之繫之以三字八章章四句辭曰網有綱萬目張法依人  
建勝幢人壞法人自壞法常住竟安在譬諸谷谷有神彼不呼  
胡能聲聲既沈響斯絕鎮長靈質長舌矧石鼓章厥號曰希夷  
洞玄奧奧入玄昭昭然謂不見誰樊垣生易勞死奚息所不死  
摩有極草芊芊泉濺濺天在水月在天

法師塔銘



禪蓋法師名思義月室其別稱也杭之監官馮氏子生有吉夢  
母奇之甫十有三依縣之開福寺僧宗顯刺血書心經與細籍  
年既如長扣天台性具之旨一時宗工若覺菴言車路榮  
規空相秀慧光均皆有徵詰言句獨於慧光針水無疑闡法於  
阜陵泚妃陳氏寧親蘭若為十方傳天台宗第一代二十餘載  
九三却三就卒號於此山壽六十六蠟五十三度僧二十餘  
定九年六月初七是月二十有二廣如廣修卜慈雲迤邐梯嶺  
之原葬焉吾嘗謂三學諸師均稱祖祖其名曰祖行解相應解  
不逮行大車無軌行盈解虧小車無軌無軌無軌其何能行維  
禪蓋師壯則學解以昌其說晚乃不言以著其行一行三昧常  
坐不行佛立三昧常行不坐於斯二者既三期修半坐半行非  
行非坐始終以弟收效桑榆豈但小智崑頊頻觀聽蓋亦自謂能  
事畢矣是宜得銘銘曰台衡正傳可默可說默固難窮說亦不  
竭二威之際緘授而已左路荆谿千偈翻水後世競辯異夫所  
下一燈長然罔此塔戶

護國元此菴碑陰

此菴大導師正三峯之席分座提唱屬之於應菴大士示寐時  
二子方畏知聞未露文采故應菴受以死託九火化宅藏之  
役舉無遺力或謂葬禮因仍簡陋不足以圖永久應菴從而語  
之曰竺西葬大浮圖自有制度示尊法也又何以侈麗為哉此  
菴光明盛大之傳有子若孫嗣而葺之谷可為陵塔固無恙焉  
定紀元孟夏既望大丞相止菴致師第三世宜獨禪師於五峯  
雙磎之濱復正三峯之席未幾師之歲已一新於宜獨之手亦  
既完好議者以應菴為知言師於應菴行諸父也商今評古潛  
轍密鍊不啻已子其警技可紀者大參政松隱已為之發茲獨  
以宜獨增修之歲月書于碑陰



圓明寺慧通大師塔銘

建炎四年圓明厄於火未幾門閭皇皇邸廡翼翼樓觀三飛堂  
宇靖深有像有經有師有徒復還舊物者慧通師師默與佛  
師景韶之力也公抗之藍官如子十五出家二十得度於清  
捷捷以大父事景韶公於景韶第四世幼而頓悟超然有四  
方志詔方銳意起廢固尼其行既從事土木而顛沛造次不從  
叢林自經始至落成未嘗苟取於檀施蒞事臨衆凜然秋霜  
居間暇藹然春風韶亦嚴憚之尤所欲為必從之稽顙而後行  
韶無恙時已嘉成績既而大備嘉定二年正月初八日使諸徒  
環立付以末後事語訖而蛻龕留三日奉全身於寺之東狀其  
行來謁銘於北山之東礪銘曰才難之嘆尚矣有才具者時於  
因果明因果者不曉世緣善乎鄭禹功之為言倚歟慧通不墮  
兩邊不昧正因而與世相周旋即瓦礫煨燼而開觀史夜摩之  
天既息幻景西歸翩然有宰觀波濤鎖雲煙對此新鐫庶乎岸

遷谷繼芳尚有考焉

鴈蕩飛泉寺豁菴講師塔銘

天台教觀鼓行吳越間假之以鳴者卓然有稱獨未聞稱豁菴  
乃今得之於嘗聞道於公者使其九原可作駕其說於諸子  
知夫把絳幡東鄉而立者非公也耶公名淨悟字機先東嘉  
清李氏子幼絕俗於鴈蕩之飛泉十九受具足戒以圓覺受  
業師文華江統別傳法師初訪天台教觀於定菴後其法可  
加於前而示人公曰演索車義章舟曰齊光王索車否  
公不須頓覺礙膏不遑寢食舟拊之曰疑端發露其近也  
居無何果默識於雙磬寂寞之濱本宗疑難迎刃而解吳越講  
席高眠繼觀排闥而入因作而言曰此心無覓折鑑煮餅借大  
空口對萬象說吾事濟矣所學不充因人成事執數行帑上語  
必千百辯道人大厦廣居食前方丈基於乞墻吾弗忍也應緣  
之地若雁宕之東安飛泉天台之淨土皆一新於百廢之餘指



阿婆與頽脫乎言象之表吟詠清生輝耀乎塵埃之外綜群書  
而擷英繡敵乎叢通別國御新學如養鶴之師乎壯玄黃由  
其言與之俱化而不知其化也夫春風和氣中曉露散山屬疾大  
書示健曰吾將默觀其妙而樂尋常之化也明日端坐而蛻  
開禧甲卯季秋二十有六年五十九歲四十一其焚文帛哀衣  
孟之長以奉閭維耳齒漫然於煨燼之末後三七日封塔於飛  
泉之西麓而瘞焉銘曰是為豁蒼聰說總持兩種不壞之藏言  
為雷山行為龍岡夫惟言行之不騫不崩兮愈於左右龍肅之  
騰驤而空大教觀之玄堂雖微吾言其所以自著者隱而彌章  
久而弥芳不然由吾言以探其微異世而同心者將墮淚於鴈  
山之陽

湖隱方圓叟舍利銘

清顯

舍利九一善有常者咸有焉不用閭維法者故未之見都人以  
湖隱方圓叟舍利晶瑩而聳觀聽未之知也叟天台臨海李都

尉文和遠孫受度於靈隱佛海禪師狂而疎介而潔若語不刊  
削要未盡合準繩往往超詣有晉宋名縉逸韻信脚半天下落  
魄四十年天台雁宕康廬潛皖題墨尤雋永暑寒無完衣予之  
尋付酒家保餐食無定男為老病僧辨藥石游族姓家無故強  
之不往與蜀僧祖覺大略相類覺充誣詰它日覺死叟求予文  
祭之曰於戲吾法以了生死之際驗所學故曰生死事大大連  
大觀為去冬高夜旦顛沛造次無非定死而亂耶譬諸逆旅宿  
食事畢惘然于道豈復滯留公也不羈諧譁峻機不循常度輒  
不踰矩矱足孤征蕭然絕塵化門既啟一日千古迫超塵寰於  
譚笑間昧者昧此即法徇利逃空虛遠城市委千柱壓萬劫是  
洪漢無朕為正傳非決定明訓為戲言坐脫立亡斤如斤羊欲  
張卿浮圖之率也相與聚俗而謀曰此非吾之所謂道靈之適  
往將得罪於斯人不得罪於斯人不足以為需所謂道也叟曰  
嘻亦可以祭我逮其往也果不下覺舉此以祭之踐言也叟名



道濟曰湖隱曰方圓叟皆時人稱之嘉定二年五月十四死於  
淨慈邦人久已利歲於巖之下銘曰壁不碎執委擲疏星繁  
星爛如日鈔不泣誰沈淵大珠小珠俱走盤

圓訓二大師塔銘

修證大師法圓姑蘇崑山縣之江灣談氏子年十二禮青龍隆  
福寺僧妙義為受戒師二十二祝髮受具足戒陳君清浩見而  
奇之遇之若子弟同亦折節父事陳歸南踰楚客而作曰吾欲  
造寺舍子不足與計事相攸間曠築室廬市田疇九所宜有者  
畢備園力居多至是水雲憧憧無逆旅况味香火社遂冠一方  
晚節精修念力長期六年壽七十七蠟五十五嘉定十三年十  
月二十五跏趺說偈與衆訣龍留七日而圓維弟子師訓同里  
周氏子九歲來侍巾錫十七為比丘後其家而竟其緒業學  
天台宗旨於北禪榮度弟子十人曰文秀文質文果文達文拱  
文煥文蔚秀達拱煥不克承大事而旋質與拱承其終果號古

鏡得性具之要詳貫淵源操履潔脩學者稱之孫如松等二十  
餘嘉定三年九月二十將示寂慨懷長嘆諸徒屏息以俟則曰  
鳳霜龜手暑雨無面盡瘁創建所以一多眾華菴居今也反是  
是吾憂也言訖合掌而逝先圓十有一年嘉定十五年十二月  
二十二昧爽前峙雙石於西廂偕修證遺骨藏焉銘而刻其石  
銘曰窮佛祖心持佛祖權權斷在茲而傳其傳降斯以還建幢  
舍利於有為功不棄毫髮去此二者曰冒吾氏食前方丈素食  
尸位猶與修證手開慶寧訓也掎角遂臻厥成吳公以南原隰  
蕪蕪危然焚放造夜天際善薩自湛果俗改習主慶阜然默相  
清朗

慧日宗元谷月齒而種不壞之塔銘

劫盡時火一扇宋自九地逮初禪皆盡信夫火之為力也大  
矣竺西闡維法曰火浴灰百骸四支所存者舍利見諸傳記余  
舊贊五種不壞者鐺津明教木士頂耳舌童真數珠近又替



福璉舌銘湖隱濟舍利與傳記合宋元谷信州周氏子受業於  
月品新興寺僧中忠得苦佛誨末後句慧日數門歸隱萬壽之  
西室遂蛻於此年六十六鳩四十二越二日依毘盧法閣維火聚  
其時失一寶瓶高三十六丙丁童子憑陵奮靈光眼頭活翹語  
沒心及與靈寶灰瓦湮滅明高蜀太常寺卿彭教住山上人丁此  
瑞事不起于座銘以告衆銘曰眼如月齒如雪火烈烈盛而微  
定業難逃自異醜拙

御史銀青米公復神道銘

襄陽米氏祖承鉞甕城西南三里黃鶴山之陽六駢度江授  
豫州黃軍遊奕迫墓垣營絕神道無復元禁淳熙間司孫吉州  
刺史某請于戎帥者五十餘反武夫勁卒不知講明湯不理寶  
慶初玄孫太平州蕪湖長某舊出今邦伯趙公某之門雪涕於  
公曰公來南徐重藩宜節制而崇教化厚風俗率時先之某與  
先兄省倉下界某弟太平州蕪湖丞某抱先世五十年不信之

恨頗開風教蓋為我振之公使盡吐所由恨則油然而作曰王  
道之本起於養生送死而無憾况一代者德歲時奉之寧掃松  
楸有愧其子若孫吾不忍也未浹旬復其故造亭太書而扁之  
曰有宋御史銀青米公神道雲山增華草木津津銀青伯少儀  
少師奉直柏安之靈爽然在茲孰不揖箕翼以為主人壽俾子  
孫千億洞洞屬屬如且如某思所以報公者當何如學聞銀青  
無恙時喜詩書作詩不忌日在御射御書數餘事也至於護綢  
圍守茂蘭皆著績有田二千晦佃者益賣族子聞有司  
速職我人則然口微此吾飽自若也折券而釋其縛痛人  
命因於公之手則情究方脉著壽三十卷遺後世活千人者  
封何啻千人哉是以生少儀少師父子受知思陵聖澤震江  
漢文章翰墨耀一世雲山流澤盡掩衆作殆今且評為文德  
神道銘曰此德如玉玉無德神道玉可毀德無磷緇嗟今弃德  
如弃泥



道場山北海禪師塔銘

淳熙初保壽住持證公度弟子四曰真心圓明上字曰悟在  
少城之東大興慈寺中九十六招提家縣慶四五禪刹外皆鐘  
梵花雨三摩地頃一日四比丘屏息待證曰咨尔真與心尔母  
弟名相承蓋猶夢乎尔爾明則掌全藥石服御翌日歸白父  
母其母鮮于氏哭謂曰自我歸尔楊氏家博於白衣大士願得  
住子得學佛一生衣衾而復明尔其念哉行矣母踟躕乃束  
包下三破衲一色宗工見松源岳於報慈扣無用全於天童  
遂識無用之用悟岳之不已欺分座於雙徑石檜宣之席端  
開法於四明天王寺还海衲子不称心而移北海壁嶺叢林  
中瑞巖大同全以金山薦諸廟堂希夷如澤注南北山角沮  
勝已者止秀之本覺老坡昔三過此所謂三過門間老病死一  
彈指頃去來今為卿老人文公發舊有堂曰三過余為之記居  
無何夷淨之沮不行移湖之道場凡若干年振坐起廢一新土

宋金碧九年之弓也忽暝倚禪板為衆曰轉息隔生勿虛度日  
書四句偈而寤其年月日昧爽前龍留一七日全身瘞寺西岡  
壽六十一蠅四十四度弟子若干人大觀後余游文惟余言是  
信懼人飾虛譽美厥師而誕後世直致其事求余銘銘曰既生  
而眇母憐而瞭粵如所禱俾皇覺紹及見報慈其瞭復眇皆  
常明發以內照遐杳圓迥重昏而曉用海藏晶扣玄体要日漸  
月磨靡下炫耀嗟嗟末流以竊以剽自罹顛蒙與視盲眊其故  
可撤其室可察其愚可咥其昧可弔反睨高蹈訕謗嘲謂鶴安  
卑枝鷄止遠藿絕搔餘粒族類相哺視九萬里控地茂料大方  
無外不直一笑幻緣盡矣一瞬而了了無可了月湧寒嶠

趙野雲墓誌銘

宋諸王孫趙希衡字寅父野雲其自謂也常州無錫人弱冠受  
命補承宣使轉任義郎

推衢州節度使竊發攝事有方略改臨安府排岸俸



給公家餘則盡付酒家保落魄孤山南北蕩舟尋官索深探選  
點點陳爲新作不經人道語常寧校清嚴弟出也非樵山漁澤  
牧兒竈婦一見恆掌能歌之聲也談諧嘯詠傾坐人解后朋  
酒同不致不至不適也九終行奔走過不加筆楚長安市爲貴  
游藪一跡不印其門前地雲圭斷壁不自愛流落山翁溪叟間  
好事者方搜訪次第編而哀之鏗錫其身後慰其九原沉酣之  
靈年七十二嘉熙元年九月二十三日終于官舍是歲十二月  
十九日葬於嘉興府嘉興縣胥山懽喜樹之原女歸曹武惠諸  
孫逾惻然扶護盡瘁辦窆窆或譏其有女無子苦於是乎引古  
以銘之銘曰忍子吸羹沒身扣關有子無子烏乎論

祭佛照禪師代同參

嘉泰三年三月二十八四川兩瀾二廣七閩江淮東西荆湖南  
北參學比丘某與諸比丘衆注香煮茶奉微供於賢之東菴佛  
照禪師拙菴大和尚之靈於戲師之所自立亦難矣哉方其升

應菴之堂則登東山而小魯晚入雙徑之室然後登太山而小  
天下安庸醒正歡群因折不可奈何而後已卒能橫翔捷出縛  
虎兇鞭龍象搏扶搖躋閭闔阜陵英主也曰兢兢業業當如  
禪師之言史真隱帝者師也謂其氣雄萬夫陸放翁山陰著  
舊也贊其話行四海非有大過人一聖二賢曷以若此它日行  
革鼎立更迭而逝師則巋然獨殿諸老紛紛晚進競春爭好秋  
新露零一掃而盡於是時也方擊阯之下蘭湖之宿莽凌霜厲  
雪以自怡收養波瀾一菴三案忍死不敢寧居逸躋今已矣夫  
昧者謂其果以矣有法門名無盡燈冥者皆明明終不盡則師  
長在而不以尚何悲焉

祭佛照禪師同鑑之塔代秀岩

嗚呼師乎虛舟悠悠不知斯文壽命所託疾雷殷殷不知蟄戶  
管籥所繫浩浩乎心與理冥智與神通不知人間世所謂榮枯  
得喪果何物耶指後學之心則皇天后土昭乎其鑑乎大信於







公則掉頭世俗子誇笑誇讚胡越如不問者此而生者此而死  
其子復具大白而次第酌捷出機鋒抵掌諧謔  
不顧其手整衫為木冷灰死亦大變了了若此  
德安生夢奠奇男子

祭趙夫人 景獻之母

洪範五福錫厥庶民懿淑具并厥庶莫倫丹心日是短世蒲柳  
弗變弗遷執不曰壽金貝珠璧匪飾匪御為善取譽善日以  
壽富而康既清以寧夫其斯斯勿輕罪人惡石吾謂甘言吾  
舉非吾好所好在德誠真擬杜教子擬孟手種手種而考終命  
命則有終匪終者存昭昭在茲曷云不聞

祭趙寺丞

公去頻渚琳館容與我託蔭擬三慶初度芳墨猶濕忽得凶訃  
一聞此聲如市有虎迄于再三霄漢如而我淚非雨悲豈兒  
云胡能然滴滴心背湖氓蚩蚩念公如父敬而不苛感而悲

亦復念公如子憶母或楚或讓爰煦爰嫗昧者不知百口贊  
事又論定表表益著自侯公起脩尔仙去經春貧病吊不及赴  
酒不注觴者不登俎挽翻素花鼎蔓碧縷接武生芻一慟千古

祭上元長官趙紫芝

西陵召堯之人遲遲不渡渺渺之人不歸之人何其雪調冰  
豈無它人盟獨爾不稱德德其身榮不療貧假文以爲  
不曰種瓜居無一鄢不曰種豆耕無寸田未就刀圭莫起君死  
天孫錦裳夜付其子君死不作我恨弗掩昭昭在茲鑒此匪諂

祭盧王堂真院

噫清江公蚤歲高第與顏雲霄母與仲俱翻水文詞九河倒輸  
拍有過秦長揖子車擊騰濯濯年時習語訪孤山春渥西子湖  
起我推顏借予初初二笑分携九華歸爾仲則先之釣天帝居  
盟在公雁足在公耳聞十年繼行峻陟後來間陰策我故吾  
蓬萊道山夜盟渴徐種摘賦詩一枝換朝朝明綉鞍入承明廬







大江以南任瀾日肆問其津涯罔知攸濟障而東之聊資一戲  
時之所慕已則甚耻時之所弃已則為美煮五合陳谷千山翠  
天何道人相尋於五乳峯前萬杉雲陰閉古黃林益後乎昭陵  
之賜不動聲色成自生於朝市遠次對黑然滿沛然飽滿不知  
耶昔為誰誰為弟子存乎中形乎外者直實而已其間發生春  
風和氣翩然而歸此道未墜康廬之陽方萬竅畏佳番陽之東  
方月透清泚無乎不在與化終始

祭葛無懷并前

才也不羈命也數奇賦之者天厄之者時騷雅風賦澹泊是師  
機茲詠詠迅捷倔奇素患難則一眠險夷外形骸則兩忘是非  
冠芳義魏佩芳陸離柳下繫舡鷗邊忘機非蟬蛻於塵埃之表  
而相索於形骸之外者未之或知

祭韶維那

天台擊蒙少林直指拍捺拍教外具鼎中味方其學教江漢淮濟

會歸於禪萬殊一揅行天下見尊宿與盡東歸婆娑天育咫尺  
故廬不一舉足厥疾弗瘳一笑瞑目死無可愧生豈不足惟鐵  
錚錚惟石碌碌

代佛照祭雲性主

變之大莫大乎生死達生死莫大乎空寂學而至空寂則死生  
之際蛻若露蟬空寂兩忘寂喧即喧而靜心遠地偏方尋  
訪之南宗北祖齊登寶筏翩然竟去其歸休也東阡西陌嘯月  
吟風若將紉思折脚鐺中人或罕識頭邊事吾固忘言不負  
所學高風凜然悠悠我思雲深水寒

祭源上人并人

大江以西支分派別至于東山四分五裂一鼓祝絃衆絃斯絕  
賞此音者蜀有俊傑蜀史盡矣遺響頓歇且無它人奮迅像未  
為人中龍為三四月猗歟後來不媿前哲弗患不學患不勇決  
靈剛不然油然奮力挽千乘華此覆轍加以數年拭目超邁



一日千古我心則折冷泉芳甘積靈應漂然作楚音耐此永訣

代佛照祭理監寺

潮陽人

我念往昔永年仍歲此大道場洗鉢萬指檀舍檀樂同知依濟  
豈無它人及以近事坐困無能飽鉢安睡子則奮然陳陳  
不衛四方外其綴一葦抗海深入瘴地錫杖千門舉義為  
變凶為善於砥道者知覺者躍起矯清與動復振歸袂  
日俟擎香音鼎至月沉歸清雲寒玉几永懷相往南望賢鴻

祭昭文錢公

臨終見佛

嗚呼我公歸芳公將焉歸清泰之國在天一涯八德芳甘冷然  
綠漪瑞昉梵池金沙湧坻水鳥和鳴封林陸離夢陀利花長鮮  
不萎一人繫心花開一枝公於是中託上上栖非公等俗姓名  
弗題芳既騰矣既芳以滋觀步承趾如其所之夷猶彷彿樂且  
有儀役均此樂滌昏拯迷北薺之南人自嶮巖罔念作狂念不  
可

導師

代人祭何康公

嗟哉蒼蒼主司生人胡不均耶胡不使吾康公壽而康耶某少  
寡助內交於兄志合氣同弗啻昆弟博約之益於我何多去年  
之春掉鞅場屋載賈餘勇一鳴驚人國子先生擢上上考俊傑  
如堵爭先快瞻視兄奮喜若已得同歸里閭倏以病告老我  
家君往訊所苦歸用閏月遂以計聞一再聞之尚淹投紵逮  
三四果如初傳頓足失聲我心則折嗟哉蒼蒼獨斯壽康於斯  
人也何其酷耶

祭錢妙明居士

惟靈之生惟一真實一真實外孰非長物本之以朴守之以質  
確乎其心可卷非席凜乎其志可轉非石乃於鄉評無意無必  
而於宗黨非為非激又於子孫衆多如一獨於空寂投膠於漆  
味者不知謂其佞佛佛不受佞福豈得恣然獨見判然



手起百廢振飛千尺路險持平歲凶加恤有餘是損不足是益  
起以勤勞享以燕佚自圭之智陶朱之術暗合孫吳不師其跡  
我萬里客一笑莫逆胡不百年交臂如失解此一觴為鄉黨惜  
笑霧不死爰昭爰格

山門祭吳寺達

十萬買隣古人所願井泉分脉垣隙借光遂令東家不愧南阮  
弗起于座安若泰山不揮案示徒而講學肅如非通難對機而  
擅施起敬豈兩花動地白石點頭不足干其思慮而駢駢相相  
無用其心哉夫香積國以香餅作佛事蓋用香積故事也萬事  
有窮一死無欠我作是說靈其謂何

山門祭振監寺

惟靈跡群塵囂心清秋濤興盡月輪名氏自逃盍歸乎來愈晦  
愈彰絕聽反聞聲沉響銷於日用中應念頓超我堂曰願均賢  
佚勞靈栖其間飛來爭高歲寒一枝霜萬二毛入甘露門自肆

老饕萬緣俱休四山沈寢逝者如斯有此可招

代信新戒祭悟侍者

同登師門同尊所聞法惟一味相為弟昆臭味草木傳約禮文  
道義講明深禪細論十年歲寒晝白夜燈誨植叢林均雨露恩  
悠悠光陰指寸及分竭來侍傍席未及溫疾急莫支甚於揀焚  
如可贖芳百身可損不可贖也遂初反元百骸固止所止者禪  
代下竺印祭上竺珪

靈胡為乎一網摠持逾二十年厥問四馳又胡為乎老而不衰  
擁半千徒風從雲隨天台慧命稟乎一絲乃登雋壘乃振表儀  
分半相雲舉以授之青典有則彼將安歸日就月將異徒偈奇  
伴離石安身累累危懼我不敏亦與品題超來為隣隙光借輝  
倏又去我曾不我知克維克承奠網鴻離人山人得又焉楚為  
靈胡為乎其來鑒茲

代祭興上座爇



六曰勸游欲觀凌霄乃於化城一念頓超昔者萬里一簞一瓢  
欲就有道洗滌羣器急如救焚喜如聞雷其心則降其意也消  
惜哉妙齡倏若槁苗秀而不實惟耆耄翹翹念此永別鄉心寐寤  
孰知此心靈焉孔昭

代人祭印元書

先師時席歸休上賓有薦賢之舉老子被命補處成規如畫  
一之歌遠望之明圓固在目斷金之利悠悠同心果也晚生日  
敬執友靈乎崇篤時分際光方懷好音忽得凶計我心則折泣  
然而永歎口霽月兮殞團桂零兮露軋靈一去兮不還猿鳥淒  
涼兮寥寥空山

代祭前人

於戲靈乎尸乎此山也春江白鷗兮自然相空洪川之西煙霏  
霏雲依依向蒙蒙兮今誰撤之折山靈得以自私將物各有數  
兮姑待時錫駐不飛油然發博勃率兮如梨古野兮手婆巨

橫撞兮萬指景隨潮翻四辯兮四河渺瀰不起于座兮金碧光  
陸離茲特緒餘耳終將觀其大有為胡不期願兮朝露晞一燈  
不夜兮懷哉一夔

代祭達首座鄉老人

畢生辦死以至於死了了死生乃不負此此誠何如不立不存  
其去無帶其來無根公活於此坐而待祭十虛配食萬象依位  
風切蘋渚月批雲蘿昨猶可分盃猶可歌風止月沉西山窈窕  
罔然心初珠明塵消

祭秀簡上人湖州選上人

觴有沉豆有酒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  
遠軸折兮輪勇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  
達首座索生祭文

嘉定十二良月十六靈隱達老宿致雪霽老融所作嚴觥索生  
祭乃具函牛之鼎奏庖丁之技然東溪之菜煮北碕之水肆其



大嚼盡身前權尉別後思贅疣其生可嘆歸其止誕詒膠漆  
乎合離又奚以為是道也謂公不知謂余不知嗚呼其誰知

祭果無外講師下元癸亥

友我以正我以謹爰及我私以振以警孝子惟孝敬其所敬  
口許稱其義友道以其信寧死去食有生必殞大信既孚風雨  
不渝損友者三信節語說備其真自宜自愚靈欲正之瞑眩  
取踈苦寒文結馬牛伶福永懷高標一龍一猪

祭趙老宿寓人

諸方說禪靈獨種田諸方角逐靈事退縮人皆逆豫靈不尸素  
八十有三雲閑一龕幢幢水雲自北自南揭厲玄旨密機飽語  
昨非旋除老病更酣萬籟號風孤蟾印潭了了生死以酬嚴火  
兵米潤藜藿芳薦甘

祭勤淨頭通泉

性靈欲求大方以稅其駕太白之陽萬機休罷彼上人昔或怒

或罵直行徑前縱奪陵路忘言而領與之俱化嫉者或衆識者  
蓋冥寓以持淨而正用舍臨機專對如遠侍者如顯淨頭寓北  
山下移錫冷泉閣秋徂夏了本無生久願為夜我思古人悠悠  
並駕

祭圭侍者圭羅漢通泉

沉然而方剛靜而明偉似不能言言輒可紀初友萬杉借一  
組地建別五乳相高寒翠主賓道同密契針水由吳適越關兩  
暑寒培塿望山問津冷泉一疾弗支倏如蛻蟬於戲國情不作  
正菴已矣時常別化門既啟餘波末派無所不至秋池之蛙  
遂當兩部鼓吹靈其再來任此重寄

祭雪溪皐老

直節介特如竹下竹與蒨俱生不與俱死雖霜不著凝停紫露  
如蟬嗽之聞叢薄之聲此耳生雪溪洗亦復小住牛刀初試以  
解助之微全力弗與別峯故唐唐田可鉅舊捐解縣滿榻梵書



繫我頽頭身不歸。不扶不勢使爾輩。燕雀風高聲絕。須更風乎不來。安巢路。謂人曰爾已我謂未已。凌霄鶴。瞰暮山紫。

祭魏鶴山

天之降才生民。所繫以其所餘。為用於世。公生人間。鳳麟匪瑞。况復是華。明月火齊品。有定價不足酬。貴峨岷之秀。河嶽之氣。垂星華。問天下士。聞輒意消。見輒心死。校書天祿。問奇字。兩蜀旌旄。令。矢達于更化。表表愈偉。簪不小低。望益峻峙。絳灌斗宵。交口說。詎不獨不用。抑又弃置。清流之額。替少文。此諸老日。雲從東山起。如魯霽光。屹若不倚。騎箕而上天。弗慙遺官。商自。貴不。與名氏。青史芬芳。終古不墜。

空聖子哀辭并引

新安空聖子。個儻有大志。喜勝已者。雖年小事之。老輩林有從上。爪牙先佛。昭愛之重之。橘洲中。飛諸故舊。匪影公毅然奔走。借援於大綱紳諸老。履之余亦避之。辭曰。

可忘者年。不可忘者言。可勝者人。不可勝者天。交以此道。匪自奔焉。我方耕於委羽。寬閑之野。兄則峙兩化城於阿蒙。宿兵之地。而丹明聖。鮮簞食豆羹。酣嗜沛然。不作不食。昇龍在前。寧即思群。壯加素餐。視貨殖而傲岸。嗟幾何非乞。蟠志尚與我同。芳防愈決。而愈堅。死行。殪彼生。骨殘。賸可百身。吾身可捐。不可賸。芳。湘。交。諸。諸。我。哀。不。聲。兄。聽。不。遷。

下世謝表辭并引

聖世苦心。如公者。或寡矣。負而游學。隙光席地。汗牛。衡。不復沉潜。肯。廖。若然。吾方發。不則如求士子。



如喪考妣百花成蜜味中邊御書獨於言亦復忘意  
通宗極九難則風欺虛堂得不與執起廢任山名九  
重以境攝心期開九品無生可樂有死無憾聚勝幢  
之將什系之以辭辭曰

一芳花飛直講芳雨新換一去芳弗言歸便雲間芳芳  
其天台正續如一髮引千鈞未即斷者幾何措之於泰山  
其誰振之豈無他人未若靈之簡繁振要芳單拈徑提  
於靈嘯靈山儼然絲毫移詎知夫塔中兩雄與諸分身  
曰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者舍靈其誰

吊池陽郡博盧蒲江喪耦與女

池陽郡博盧中之室人與女之喪也或以韓愈用魚子細  
腰鵝象蝮蛇已孟東野失子之戚而已蒲江之悲韓愈之說行  
吾恐赤子不得養於其父母矣雖然能不悲乎悲而不知止非

中也要歸其中而已作而吊之曰謂生可一芳生則萬殊謂其  
為殊芳死同一趨胡壽天之不齊芳夫人所以籲天長號而疾  
呼超不貸殤鵠不續是吁其來也久矣將安悲乎

招魂芳

招魂楚俗也天長右統軍吳從龍陷賊倖其勇釋  
縛而使歸秦降至則鳴秦堅壁而死於賊吳之中表  
韓愈祥慷慨三招其魂使余為之辭辭曰

何獨芳失常戎芳濫觴遜入芳也前時青蘇芳距張拊海泗  
芳扼亢既反而陸息懷柔而雲雲小寤其醒任厥類愈  
其突唐陽而而陰陰於真楊狼輝直芳地近鐵城橫  
芳天長真將芳遠視控三面芳獨當楚虜之素蘊雖六奇  
而可籍號聚寡之不競騰逸響於解陽死雖死而弗以益歸來  
芳故鄉

海陵芳重開街故芳疾馳令芳吾誰連死有所芳得之忠以義



持援不我支，弦開空卷烏蹄不飛。忍死兮，詭隨登樓車兮，反詞大勇兮，死弗移，彼不乏與數奇，汨齧檀兮，乳歟，斫頭便斫頭，何怒為，齧穿爪透兮，氣廩而將軍兮，孰分等夷，竟兮安之，歆余招兮來歸。

天險兮，濤山高，一衣帶兮，百虎牢，滔滔兮，東之孰湔，方腥臊，積骸兮，山白，釀血兮，原赤，鬼饕兮，暗暗人眩兮，岑岑鬼兮，無人祀人瘡兮，詈鬼野迫兮，不耕望秋兮，無德益歸乎來，塙登陸之大邦，潮打城兮，泳瀧雪，漱灑兮，三江雲帽，岑兮，崑崙右玲瓏兮，四勿海物貢兮，品夥海塗，攘兮，歲康隣用情兮，浹洽俗好古兮，厚厓故廬兮，在其下，暗葉落花開兮，朝暮。

智明能禪師哀辭并序

公與松原岳公同參密菴而嗣岳或以大瀉之於翠巖，亡菴之於大慧，為之說公輒掩耳，出世後提倡大非分座時，吾哀之為之辭，辭曰：

發足兮，銅梁觀方兮，不知方觀方兮，知方跨九州兮，不越平銅梁，飄零匆匆半生轉蓬，可友者親，可媿者攻，視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佛祖心之所同，方理之所同，劔池兮，鷲山頂，萬象兮，清涵兩鏡，造詣兮，深穩，碧落碑兮，無膺本心兮，密傳意兮，在弦，條兮，泠然覺後覺兮，孰為乎先，雲蜚兮，水回淵，蕙帳淒涼兮，曉爓。



余自總角時讀張穎周禮義論策蓋蜀所謂省元者  
場屋之文而得宜公奏議體一時學者實往尚之謹言  
蜀固有人少長從止齋岷隱游蜀士夫王惠修徠特見  
其濃墨大字妙兼衆體而未見有所述作也晚爲浮圖  
北礪相與洽比而詞章皆獲見之高論偉然無雷同其  
侂屈聱牙雖問字於揚雄假詞於柳州曾不是過烏乎  
旨哉北礪蜀人也蜀有山水之秀是多異人要非甚異  
者不出則北礪其人也其徒會粹成編因抗筆以題其  
卷端云永嘉普觀義問宣子









